

毛澤東的「技術革命」

• 張太原、朱雲河

毛澤東作為職業革命家，形成了一種以革命為核心的價值系統，以革命為目標，以革命為手段，不斷革命，欲罷難休，終生不易。令人稍感困惑的是，毛居然提出「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革命幾乎形成了一種崇拜。毛澤東作為職業革命家，對革命更是崇尚有加，甚至形成了一種以革命為核心的價值系統，以革命為目標，以革命為手段，不斷革命，欲罷難休，終生不易。毛自己曾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甚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①沒有弄清楚，就一股勁兒地革命，充分說明了對革命的崇拜和信仰，革命成了一種絕對價值。問題是，對於毛來說，「一股勁兒要革命」並不局限於「開始時期」；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後，他仍教育人們要「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②。此後，他發動的革命仍是一個接一個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姑且不提，令人稍感困惑的是，毛居然提出「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③。

那麼，在技術領域的「革命」與以前的革命有何不同呢？它是如何進行的？對此，學界尚未見深入切實的探討。儘管有些論文涉及到毛澤東的技術革命思想，但多是宏觀評斷，或流於片面，或錯解誤解。本文結合實際歷史擬對毛關於技術革命的論述作一具體的考察，並以此觀照毛的革命思維模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運用。

一 政治是君，技術是臣

人類歷史上，技術變革和突破本是社會生產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是，自認掌握了人類發展規律的毛澤東卻要在中國人為地進行一場技術革命，並且把社會革命看作技術革命的前提和條件。1953年，他最初提到技術革命時這樣說：「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在技

術上起一個革命」^④。1954年，他在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解決問題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⑤。可見，在毛的心目中，社會革命是第一位的，技術革命是第二位的，只有先進行社會革命才能開展技術革命。

不過，隨着毛澤東發動的社會革命逐漸取得成功，從1955年開始，他產生了由社會革命向技術革命轉變的思想。在談到農村問題時，他說：「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並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1960年以後，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⑥他似乎在說，到「第四個五年計劃」時，就可以「技術改革為主，社會改革為輔」了。

1957年反右派鬥爭前夕，儘管毛澤東強調，「不要搞單純技術觀點。希望我們的同志們關心新的政治，關心新的大局」^⑦，但是，他明確表示了向技術革命「轉變」的思想：「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⑧又說：「現在是處在這麼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⑨在此前後，他反覆以不同的說法表達了同一個意思：「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階級鬥爭勝利的黨，現在的任務是要向自然界作鬥爭，就是要搞建設，搞建設就需要科學，要學會這個東西。」^⑩「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我們的任務轉到甚麼地方？轉到搞建設，率領整個社會，率領六億人口，同自然界作鬥爭，把中國興盛起來，變成一個工業國。」^⑪「在我們面前的新的任務就是建設，建設也是一種革命，這就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⑫。把「建設」也看作是「一種革命」，這最能體現毛澤東「革命」的慣性思維。然而，毛澤東這種由社會革命向技術革命轉變的想法還很脆弱，面對一些知識界的批評，僅兩個多月就又轉到反右派的階級鬥爭方面去了。這說明階級鬥爭在毛的頭腦中是主流，是壓倒一切的。

1958年初，本來就不成為對手的「右派」被徹底整肅，開展技術革命的想法再次浮上毛澤東心頭，並明確了它在革命中的序列：「奪取政權—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革命的—技術革命」，「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着重點應放技術

把「建設」也看作是「一種革命」，這最能體現毛澤東「革命」的慣性思維。然而，毛澤東這種由社會革命向技術革命轉變的想法還很脆弱，面對一些知識界的批評，又轉到反右派的階級鬥爭方面去了。

革命方面。」^⑥有些論者根據毛澤東這裏及其以後類似的說法，認為他產生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建設上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來」或「將技術革命作為全黨的工作重心」的思想^⑦，並據此認定，毛澤東的思想是多麼的正確^⑧。其實不然。研究人物的思想決不能僅僅把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抽離出來，必須去了解人物的整個思想狀態，而不是以偏立論。就是在這個講話後面毛澤東緊接着說，「當然是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⑨一方面強調「着重點」是「技術革命」，另一方面又強調「思想、政治是統帥」，並且「年年如此」，這顯然有自相矛盾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稍後的相關講話中都表現了這種矛盾：「在整風以後要準備把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搞技術革命」，「但社會革命還要天天革，整風還要整，不能鬆勁，6月可告一段落，但並不是說改造好了，將來還要整。」^⑩又說^⑪：

儘管毛澤東有「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的思想傾向，但每講到這一點時，都唯恐忽略了政治，再三強調「技術和政治的統一」，時刻不能放鬆「政治工作」。

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着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注意力移到技術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1958年6月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也較準確地傳達了毛澤東的這種矛盾思想，一方面指出，「中國的革命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就是以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從現在開始，全黨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須轉移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來」；另一方面又聲明，「我們的口號是又紅又專，這個口號是整個技術革命時期的口號。」^⑫

不難發現，儘管毛澤東有「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的思想傾向，但是每講到這一點的時候，都唯恐忽略了政治，再三強調「技術和政治的統一」，時刻不能放鬆「政治工作」。「又紅又專」，首先是「紅」，其次才是「專」。因此，雖然毛講了很多要進行「建設」的話，但是他的主導性思維並沒有改變，「建設」往往被「革命」所壓倒。也可以說，在有意識層面，根據社會發展的常理，毛澤東往往有「建設」或「技術革命」的想法，但在潛意識層面卻對「革命」或「政治鬥爭」戀戀不捨，稍有變更，頓感萬分不安。這也可說明為甚麼後來他又堅定地把黨的工作重心長期轉回政治鬥爭方面去，直至逝世都未再改變。其實，問題不在於毛澤東的思想是否矛盾或對或錯，而在於作為領袖的思想要付諸社會實踐。思想變為政策，本身就充滿矛盾，執行者當然無所適從。而在當時的語境和社會氛圍裏，只「紅」不「專」自然成為普遍的生存哲學。古代治國者講唯才是

舉，而現代領袖卻反對「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這最能體現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的變遷。因此，只「專」不「紅」的知識份子，並不能進入毛的視野。

二 群眾運動和自力更生

反右派鬥爭之前，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的言論還算客氣，「現在有些人說，共產黨搞科學不行，大學裏頭教書不行，醫院裏頭當醫生不行，工廠裏頭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不行。我說這個話講得對，講得合乎事實，就是我們沒有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醫生、大學教授。……我們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向他們學習。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學到。不僅在政治上領導他們，而且在業務上、在技術上領導他們。……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要學科學，要學會在大學裏頭當教授，在科學研究機關裏頭做實驗、研究科學。要學會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當醫生。」^②這就是說，領導者自身要學會「專」，但是，讓職業革命家出身的領導者學會「當教授」、「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未免有點太理想化。毛的一生有明顯的唯意志論色彩，「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這在艱難的環境裏常常促使他成功，而在和平的環境裏則往往使他「闖下大禍」^③。更重要的是，毛要求領導者自身學會「專」的未言之意是對知識份子置而不用^④。不過，這裏說「向他們學習」還算客氣。

反右派鬥爭之後，毛澤東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則有點不那麼溫文爾雅了，「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⑤或許這才是毛澤東的真性情：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上你；我不能「領導」你，但可以「打倒」你。「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份子，不能領導大知識份子」^⑥，這顯然嚴重刺痛了毛的自尊心，激起了他的強烈反彈。應該看到，毛澤東怒言的另一面是，搞技術革命，既不用知識份子，也不靠西方世界的「學問」。

此後，毛還千方百計地去證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搜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面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份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⑦先有定論，然後去搜集材料證之，是毛打倒政治對手的一種常用方法，這裏用在打倒「高貴者」。

這樣一種布置也再次表明，「幹技術革命」就是要把所謂「高貴者」（即知識份子）排除出局，轉而依靠中共歷次革命中所依靠的卑賤者——工農群眾。毛澤東領導中共依靠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取得了政權，儘管1949年後其「工作方法」有

「幹技術革命」就是要把所謂「高貴者」（即知識份子）排除出局，轉而依靠中共歷次革命中所依靠的卑賤者——工農群眾。毛號召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技術革命明顯體現了這一點。

了變化，但重要者依然如故。他號召用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技術革命就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方法是：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②⑥}來自最高領袖的號召，自然是應者雲集。《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們的技術革命必須是一個群眾運動。群眾路線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線，技術革命也不能例外。沒有一個全民性的運動，我國的技術革命就不可能實現。」^{②⑦}又如聶榮臻說：「在科學技術的創造方面，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科學本身就是群眾智慧的總結，只有充分地發揮群眾的這種積極性和創造性，科學技術才能迅速地發展，技術革命才能實現。」^{②⑧}

這樣，領袖的思想迅速化為群眾的實踐，各地各部門競相貫徹執行。全國總工會的報告反映：「以機械化半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成為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發展異常迅猛。」^{②⑨}《經濟消息》的材料寫道：「目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全民性的群眾運動。」^{③①}看了各地關於技術革命的報告，毛澤東感到異常「興奮」，通過批示推波助瀾：「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這種調查、研究、總結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個月內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級地方黨委及各部門黨組分頭去做，並要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議。」^{③②}

本來是為了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要進行「技術革命」，但是實際的做法卻是「以土為主」，試圖用非技術的方法來達到提升技術的效果，究其因由，不能不說與以思想治國理政的模式有關。

鞍山市委的報告宣稱，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過去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幹。而自1959年始，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並創立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毛澤東興奮異常，要求把鞍鋼的報告「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幹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③③}。他在看了上海市委的報告後寫道：「在廣大群眾中，蘊藏着對征服技術落後的迫切願望和極大的積極性，蘊藏着創造新事物的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力量。……選擇一個時間，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進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系統的、群眾性的檢查、評比和總結，肯定成績，及時地發現和解決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以便在鞏固、提高現有成果的基礎之上，把運動推向更廣泛、更深入、更持久的更高階段。」^{③④}不難看出，這樣的群眾運動實際上成了運動群眾，與毛澤東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如出一轍。現代技術的革新，一般都是由專業人員來完成的。如果說運動群眾起來進行政治鬥爭可以立竿見影，那麼發動群眾進行技術革命實乃緣木求魚。

毛澤東制訂的技術革命的另一個方針也體現了這一點。他領導中共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勝利，這一經驗同樣被用到技術革命。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③⑤}儘管毛提出爭取外援，學習外國，「土洋並舉」，但是這在他的頭腦中僅僅是一種辯證的思維，並無實際的指望。他曾說：「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們也不能指望人家。1958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動手。經過1959年春夏的一段反覆，證明自己來搞，是可以做好的。」^{③⑥}

對於毛的這種意見，相關執行部門通過「認真學習、深刻領會」，自然是投其所好。上海的報告指出，「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發展如此迅速、廣泛，不是依靠增添洋設備，而幾乎全部是依靠廣大群眾自力更生運用各種土辦法，創製各種土設備所取得的成果。……幾乎所有工廠，在每一項重大改革之前，都發生了土洋之爭。……事實總是證明：凡是『貪大求洋』，迷信『洋』專家、『洋』設備、『洋』技術的地方，人為地造成了許多限制，事事消極對待，運動冷冷清清，收效又少又慢又差又費。另一種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馬，土洋結合，以土為主，放手發動群眾，運動轟轟烈烈，收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⑥。由此，毛澤東更堅定了自己的設想，「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堅持自力更生、土洋結合、由土到洋的方針，就一定可以找到一條高速度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道路」^⑦。在自力更生、以土為主、破除迷信「洋」的語境下，無論怎麼講，「土洋結合」都只不過是一種虛無縹緲的說辭。

本來是為了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要進行「技術革命」，但是實際的做法卻是「以土為主」，試圖用非技術的方法來達到提升技術的效果，所想為是，所作為非，領袖思想不是與社會實踐南轅北轍，就是因社會實踐而扭曲，究其因由，不能不說與以思想治國理政的模式有關。在技術革命中，政治掛帥，不用最有技術革新能力的知識份子，不與掌握先進技術的外國發生關聯，試圖用革命的習慣做法來「運動」，這已注定了技術革命的結局，「轟轟烈烈」之後，自然是無果而終。

在一個以領袖的思想治國的國度裏，領袖一旦有不切實際的思想，勢必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所以問題不在於毛的思想隨時變化，而在於沒有一種中介、程序和制度在思想和實踐之間進行過渡、修正和完善。

三 結語

1949年，在中共即將取得全國政權之際，毛澤東告誡全黨必須克服困難，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甚麼人）學經濟工作^⑧。事實上，新政權建立後，毛澤東恰恰走上了與自己的設想相反的道路，直到八年之後才有所反思，「這八年〔1949-1957〕中，革命一個接着一個，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問題上，很多人來不及學科學，學技術。」^⑨「我們真正認真搞經濟工作，是從去年8月才開始的。我就是一個。去年8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設，而是搞革命。許多同志都是這樣，把重點放在革命、社會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⑩自己曾諄諄告誡的「經濟工作」，過了八年才「真正認真」去搞，反了自己，又回到自己。

1949年以後，毛澤東並不是沒有「正確」的思想，但是其「正確」的思想火花往往被「不正確」的火花所撲滅。毛曾廣告天下「正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⑪，但是他直到去世都未必知道自己「錯誤」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毛不是沒有清醒之時，只是瞬間的清醒並不能改變他常態的慣性思維；毛也不是沒有「建設」之願，而是一旦有風吹草動，便被根深蒂固的「革命」觀念所淹沒。在一個以領袖的思想治國的國度裏，領袖一旦有不切實際的思想，勢必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所以問題不在於毛的思想隨時變化，而在於沒有一種中介、程序和制度在思想和實踐之間進行過渡、修正和完善。對於毛來說，其思想的基點和所具備的思

當毛把注意力轉向建設的時候，「真正認真」搞了甚麼「經濟工作」呢？一個是大躍進，試圖追求量的飛躍；一個是技術革命，試圖追求質的跨越，結果前者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後者花開無果。

想資源主要在政治鬥爭方面，儘管他提出要搞自己「不熟習」的東西，但是顯然他更善於和更喜好搞「熟習」的東西。畢竟「革命」才是他的拿手好戲，而「建設」則需要很難落到實際的「學習」。

換一個角度看，毛澤東又是在用革命的眼光來看建設，與1949年之前相比，其工作的性質和內容變了，革命的思維卻並沒有變。從表面上看，毛的一生集革命家和建設者於一身，而從實際或內在特質來看，毛澤東始終是一個革命家，只是革不同的命而已。歷史人物能無限地超越前人，卻永遠無法超越自己。因此，毛作為一個建設者已經注定了建設的命運。而在一個英雄造時勢的年代裏，英雄的豪情壯志往往是國家的災難。比如，當毛把注意力轉向建設的時候，「真正認真」搞了甚麼「經濟工作」呢？從實際來看，一個是大躍進，試圖追求量的飛躍；一個是技術革命，試圖追求質的跨越，都是想迅速改變中國的「一窮二白」局面，達到「理想王國」，結果前者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後者花開無果。看來，「建設」終非毛澤東所長，因此，幾年後他便又集中精力轉向其「熟習」的領域。於是，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大革命」。

註釋

①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00。

② 毛澤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1950年6月23日），載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5。

③⑬⑭⑮⑯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51；52-53；51；49；52。

④ 毛澤東：〈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年12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16。

⑤ 毛澤東：〈對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報告的批語和修改〉（1954年6月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497。

⑥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頁432、438。

⑦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630。

⑧ 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年3月1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89。

⑨ 〈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2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7、648。

⑩ 〈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2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39。

⑪ 〈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5。

⑫ 〈毛澤東在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2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50。

⑬⑭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1958年1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5。

- ⑭ 參見孫鋼：〈毛澤東關於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建設上來的思想的考察〉，《黨的文獻》，1991年第6期，頁14；沈曉陽：〈毛澤東關於技術革命的思想〉，《理論學習與研究》，2001年第2期，頁25；劉冠生：〈關於毛澤東技術革命思想的幾個問題〉，《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7期，頁134等。
- ⑮ 問題是毛澤東當時除了「正確」的思想，還有「錯誤」的思想，其實對於歷史人物的思想進行價值判斷，本身乃是後見之明，對於學術研究並無意義。
- ⑯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黨的文獻》，1991年第6期，頁13。
- ⑰⑱ 〈向技術革命進軍〉，《人民日報》，1958年6月3日。
- ⑲ 〈毛澤東在天津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7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2。
- ⑳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39。
- ㉑ 毛澤東所謂的「專」還有一層意思，就是自己培養新知識份子，「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份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31日），頁62。
- ㉒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3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18。
- ㉓ 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36。
- ㉔ 聶榮臻：〈全黨抓科學技術工作，實現技術革命〉（1958年8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85。
- ㉕ 〈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情況報告〉（1960年3月），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8。
- ㉖ 〈技術革命運動獲得大面積豐收〉（1960年3月），轉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79。
- ㉗ 毛澤東：〈中央關於加強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領導的批語〉（1960年3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77-78。
- ㉘ 毛澤東：〈中央轉發鞍山市委關於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報告的批語〉（1960年3月2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89、90。
- ㉙⑳ 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上海市委〈關於工業戰線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1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17-19；217。
- ㉑ 毛澤東：〈獨立自主地搞建設〉（1958年6月17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380。
- ㉒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1959年12月—1960年2月），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126。
- ㉓ 〈上海市委關於工業戰線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情況報告〉（1960年3月28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226。
- ㉔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80、1481。
- ㉕ 毛澤東：〈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72。
- ㉖ 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1963年5月），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320。

張太原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

朱雲河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9級博士研究生